



万里回家路

从中哈边境到泰山脚下，近5000公里漫长的旅途，鲁孝堂时常望着远方。

【采访手记】离开伊犁一矿前夜，我在职工宿舍见到了鲁孝堂，他和工友正在逗出刚刚8个月的乐乐玩，他看孩子眼神，充满了父爱。我能看出他想念孩子、想念家乡的焦渴。

零下17℃的寒冷天气与周折的旅途，沉重的行囊与漫长的等待，回家的路充满艰辛。

穿过雪山荒原、大漠戈壁，鲁孝堂时常看着手机，担心信号不好接不到家里的电话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只是愣愣地坐在车窗前，望着远方，大西北冬季荒凉单调的景色迅速后移，如过眼烟云一般。

鲁孝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小女儿鲁钰扭捏腼腆地看着风尘仆仆的父亲，那种久别重逢的生疏感令人心痛。但最终，孩子还是扑进了父亲怀里，鲁孝堂双眼噙着泪花，舒展地笑着，笑着……

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回来时记得把我的照片带回家，我又长高了，换张新的照片陪你去工作。”每天晚上8点多能与小女儿鲁钰通电话是鲁孝堂最幸福的时刻。

45岁的鲁孝堂是山东能源新矿集团伊犁一矿生产工区的副区长。2007年，在集团“走出去”战略背景下，他与65名工友一道来到新疆伊犁，在中哈边境天山脚下建设新矿区，开采煤炭。

“今年回家过年，我们合买了一只羊，一人一半带回去，给一家老小尝尝。”鲁孝堂和工友老路一道，在宿舍外的雪地里，捧起白雪，把装羊肉的泡沫箱紧紧塞满。回家的路上万里，他们得用这种土办法为羊肉保鲜。

能赶上春节这批回家，鲁孝堂很开心。但矿上仍然要有30多人留下来坚守岗位。他们要等到元宵节才有机会回家与亲人团圆。

矿区的职工宿舍条件相当不错，宽敞暖和的楼房，硬件设施齐全，但就是有些孤独。他们回忆起刚刚来到新疆时的状况：周围10几公里荒无人烟，一颗大柳树就是矿区的地标。无尽的孤独就像远处连绵不绝的天山一样，扑面而来，压得人透不过气。但这里煤炭储量丰富，是山东的数倍，对集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加上可观的收入，能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。“咬咬牙跺脚，也就挺过来了。”鲁孝堂说。

鲁孝堂要坐大巴车踏冰扬雪2个小时到伊宁火车站，再坐一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南站，然后才能踏上开往山东的列车。

汽车路过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，鲁孝堂就迫不及待地直奔超市，把小女儿爱喝的黑加仑饮料买了差不多两箱。“平时对家人照顾少，买些特产回家，希望能补偿一下。”

晚上9点多，鲁孝堂和工友登上伊宁到乌鲁木齐的火车，10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他们聊的最多的是孩子。“想孩子，夜里睡不着就拿出女儿的照片看看。”说着，鲁孝堂模仿起小女儿的一颦一笑，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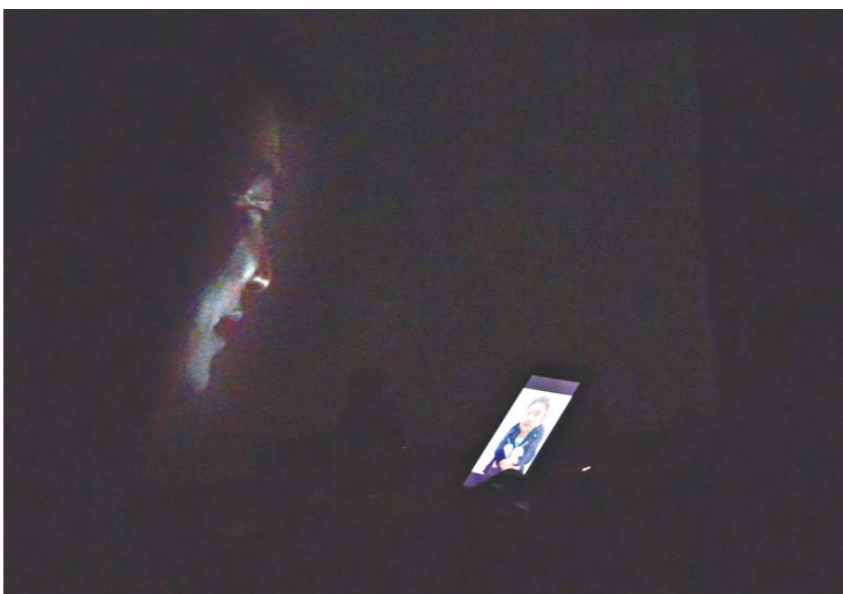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上午，到达乌鲁木齐的鲁孝堂在火车站附近又买了一些干果，剩下的时间就是打电话、等待、望着回家的铁路线，发呆。

晚上7点，开往山东的列车准时出发，这趟车分属济南铁路局，满车的乡音让一路奔波的鲁孝堂放松下来。“今年很幸运，抢上了新开通的Z106次卧铺票，36个小时就能到泰安。以前，买不到泰安的就买到北京或者徐州的，买不上硬卧就买硬座，只要朝着家的方向，我们怎样都行。”望着窗外的和谐号，鲁孝堂满怀期待：“要是哪天有新疆到山东的高铁，那该多好呀。”

接下来是两夜一天漫长的旅程，鲁孝堂和工友聊天说笑中不时打开手机，期待小女儿的电话打来。“列车再快，赶不上思念的心跑得快。”鲁孝堂还是有些心急，一路没睡踏实过。

第四天早上8点多，火车停靠泰山站，鲁孝堂与工友合租了一辆车，奔着新泰的家驶去。旅途的疲惫让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睡着了。

上午10点40分，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，鲁孝堂终于把他朝思暮想的小女儿拥在怀里，终于看到了妻子的笑脸和父亲的泪花，这一瞬间，他觉得什么都值了。



火车上深夜无眠，小女儿的照片是鲁孝堂的寄托。



经过三天三夜近5000公里的奔波，鲁孝堂回到了家。看见父亲回来，小女儿起初还有些生疏。



父亲是老煤炭工人，见到儿子回来激动不已。当初是父亲坚定支持鲁孝堂“走出去”到新疆创业。



出行前夜，鲁孝堂与过年留守的工友拥抱着道别。



鲁孝堂他们开始踏上回家的路。鲁孝堂说：刚来这里创业时，身边的这棵大柳树就是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标，后面就是延绵的天山。



鲁孝堂和工友们登上回家乡的列车。沉重的行囊让鲁孝堂不得不经常弓下腰休整。



近乡情更切。清晨5点列车尚未进入山东境内，鲁孝堂就在镜子前仔细梳理起来。

□记者 王世翔
通讯员 袁宏翔 杜爱军 报道